



刺的文學

朋其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1216.2/
7744 ~~2200~~

48823

刺 的 文 學

朋 其 著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申 明

一天，我正在清理我若干時以前發表過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前在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民衆……發表過的。）一鳴（一鳴很多，此地說的是張一鳴。）忽然跑來：“朋其！……你在幹什麼？”

——收集一些舊作。

——好的。出本子嗎？

——不多并且不好，不想出。

——好不好倒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正需要些通俗一點的東西。太少却是不好的。

在擦火抽烟的時候，他活像得着什麼啟示：

“唉，這不成哪！我以前還寫了幾篇小東西，一下湊

和起來好不好?’’

我猶豫了一下：“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於是這本東西就成功了。

這裏邊第三部除了‘常識和文藝’外，都是他的東西，第二部裏面“論人”和‘聰明的活屍’也是他的，爲了不使人有捉賊的麻煩，似乎應該申明一句。

朋其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於北京。

刺 的 文 學

目 次

1. 天國與地獄

“僞的求曙光的人”

天國與地獄

無病之病

長夜

2. 刺的文學

刺的文學

戰爭與我

論人

信裏面的他

眼睛

打手

聰明的活屍

3. 他自以為是詩人

他自以為是詩人

常識和文藝

處女作和有價值的創作

文藝初步

第二課

文學家們和其他的兼貳几滿

刺 的 文 學

及 其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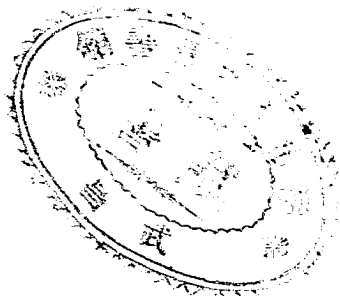
1. 天國與地獄

偽的求曙光的人”

天國與地獄

無病之病

長夜



“偽的求曙光的人”

一片荒野裏，
太陽的光，終於射到了！
沈睡的屍身，
也開始活動，
各式的面孔上長就各樣的嘴，
他們發出劇烈的爭辯的聲音了。
“赤的！赤的！”
“白的！白的！”
犀利的筆鋒，
譏刺的字句，
都盡量地表現了自己的功用和高明！

他們畢竟都是高明的：
他們有天賦的才智，
他們有忠實的書本！
沉睡使他厭倦了，
來，來，來，
偶像的建築是如何的需要呵！
書本作了他的根基，
才智成了他的木石，
舊的偶像，毀壞！
他人的偶像，犧牲！
“你瞧，我的是這樣威嚴！”
“你瞧，我的是這樣鮮艷！”……
他們的偶像
就這樣
如他所想地，不如他所想地
建築在衆多的骷髏上！
黃昏了，
他們都疲乏了！

荒野裏，
赤的，白的……
一切一切，
都漸漸地
變成灰色，
變成黑色！
屍身沉睡著，
怎樣也不能把他刺醒！
在十八層地獄下的人們，
天沒賦他們以才智，
他們也沒有死的書本，
菜色的面孔上，
僅有那似金人的嘴！
但是，他們忍耐不住了：
“去罷！僞的求曙光的人！”

一九二五，十，二十二。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天國與地獄

就是這樣昏沉沉的，腦子裏，充滿了一團亂絲，呵，海綿，不，一塊毛玻璃。總之，那裏面似乎是堆積了一些破碎的木渣，石屑，沒有了感受性，沉悶悶的，黑黯黯的。

什麼也沒有呀！我將怎樣表奏牠？祇是：昏沉沉的，沉悶悶的，黑黯黯的。

可是這樣卻最適於我了；眼前罩著一層厚霧，一切一切，從那裏經過，都恍惚了，都失去了牠的真。不對！什麼是真，我也應當不明白的。恍惚了！恍惚了！憧憬在我面前是最相宜的。世界是怎樣的美麗呵。要是眼前的厚霧更濃，那不更是天國嗎？

耳朵裏是一些煩擾複雜的聲響，一切一切的聲響，世界上所有的聲響。這樣多的聲響，充塞在我的耳朵裏，還能容得出針尖大的空處嗎？好！你笑，你哭，你歌，你哀求，你憤怒，你發嬌聲，你發誘惑人的嬌聲，你們對壘著放炮，放那可以死千百人的大炮，你們喊：殺，殺，殺……一切的聲響，來，來，來，塞在我的耳鼓裏去。

口腔早麻木了！如嚙了過熱的沸水，如過飲 Absinte，如多吃了胡椒，……口水到嘴裏，也失了鹹味兒。什麼我也不能感覺了，從前以為是美味的，動物的軀壳，植物的身體，果實，好吃呀！好吃呀！香噴噴的。但是現在麻木了！

這樣是最適於我了，我就這麼樣住在天國裏。

但是，壞哪！這樣并不能持久。腦筋已經比較安靜了，眼前的霧，淡了些，耳朵裏也把歡樂聲響闖了出來，口涎是鹹津津的，我親自看見我以前認為是天國的，現在還是地獄。

無 病 之 病

A 怎麼，朋友，你病了麼？

B 沒有病。

A 沒有病，怎麼老睡著呢？

B 我覺得沒有精神。

A 沒有精神，這不是病了嗎？

B 醫生檢了體溫，考察了血液，聽了心，肺，
他說確是沒有病。

A 沒有病 怎麼會沒有精神呢？

B 我也不明白。

A 你不曾分析分析嗎？

B 分析不了！

A 怎麼分析不了呢？

B 我不知道。

A 這真奇怪得很！讓我來想想罷！——也許你失了戀。失戀的人，我見過的，帶著蒼白色的臉，經過長期的失眠，唯一的表現，就是沒有精神，

B 不是的，不是的，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人。

A 那麼是什麼呢？呵，也許你把一切塵世的紛擾，都看得太明白了，你覺得沒意思，你想出世？

B 我沒有學過佛。

A 也許你在什麼地方碰了一個很大的釘子？

B 讓我想一想。——不對，不對，釘子是常有的，可是牠還沒有那樣大的力，讓我沒有精神。

A 那是什麼呢？……

B 我不……

A 我想你一定很煩悶？

B 有一點。

A 但是煩悶不一定就會讓你沒有精神，以

至于睡倒？

B 是的，我想也是那樣。

A 這是怎麼的？

B

A 呵！也許你的腦筋麻痺了，沒有了感受性罷！

B 我還可以辨別你所說的話，明白我應當說的話，不一定就麻痺。

A 你不試試你的皮膚有感覺沒有，——打他一下，或者用一根針。

B 血還正跳得很烈咧！噯！痛！

A 你還知道痛？

B 很明白地知道。

A 哈！哈！你正患著一個最普通的病：你的血正汹涌的奔躍，你的力充滿了你的全身，你的腦子也正想跑跳，但是你睡著了，你的血恨你，你的力怨你，你的腦子咀咒你，……你沒有精神了！你患著這樣一個奇怪的病！你的病使全世界的醫生

束手。除了你自己誰也醫不了這一個奇異的病的。起來罷，我告訴你你的病名——牠就叫做“沒有病。”

一九二五，十，八。

長 夜

——注解，“在中國什麼事都得下注解”的注解——

怎樣也寫不出一點東西來，不管是好是壞。

——卻不因救國忙。

我想至少應該把我這活屍從金鰲玉凍橋投入北海的碧波裏，死，爲了國家而死，這是多麼光榮的事。

但是，我還活着，活着。

到了萬不得已時，我還得死，——我又這樣想——不過在我將死之前，我還應該藉一件殺人利器，去飲一兩杯異種的鮮血。——（他們說異種的

血甜熱得和愛人的吻一樣。)——或者更作一件大不韙的事，乾脆就殺一兩個不以“大聲疾呼”代替嗟嘆呻吟，手槍炸彈代替鎗管，祇在風起雲湧的特刊，同志錄上表現名字如我一樣的同胞。

這樣我也許將成一個志士，多麼動人的兩個字，志士，志士。但是，不能！不能！意志這樣薄弱的我，連治標，治本，收回海關，收回租界，派兵保護……這一類的經濟文章，也抄不下來。

翻着我前兩年寫的下面一點東西，自覺慚愧，很驚異我現在竟成這樣的一個人，又不幸這點東西現在還用得着，雖然情景先後，已經大相懸殊。

在這正熱狂的時候，自然誰也不相信這句話會不幸而中的：“一轉眼，卻又拜倒在他們的仇人腳下了！”我呢，更不願臣罪當誅地來作一個預言家。

——注解的注解——

上面一些話，祇不過說說“我”，並不敢舍一點

譏刺之意，說“你”，說“他”和“她”，在我們國裏許多聰明的咬文嚼字的“看官”前，這一點也有聲明的必要。

——正文——

狂風暴雨雖然止着了滿天的塵土，
他的殘暴又何嘗減於他所征服的呢？
那裏面有人們互相撕殺的血腥，
咳，血腥也不能刺醒這苟安，冷靜，恐懼的弱者呵！
是的，苟安，冷靜，恐懼佔領了人們的心，
吃人血的刀就插在這空隙裏來了！
他們不願意改他們傳統的習慣，
沸水裏，還興高采烈地在那裏浮游，
讓他們的父，子，兄，弟……去供人犧牲！
看，那不是淤蓄的鮮血？
聽，那不是自由鐘的悲聲？
手足被苟安，冷靜，恐懼的繩索縛著了！
只有嘴還張著低聲地道出“人們應該互助”的心

願，

壞啦，一轉眼，卻又拜倒在他們的仇人腳下哪！

——狂風暴雨何時止？

長夜漫漫何時旦？

2. 刺的文學

刺的文學

戰爭與我

論人

信裏面的他

眼睛

打手

聰明的活屍



刺 的 文 學

(一人文藝社的不成宣言的宣言和不成簡章的簡章)

我是一條瘋狗，我對於現世祇有詛咒，我無法也不能自欺地巧避在象牙之宮裏；在污穢的屍身和骷髏的沙場上我的幻想也沒有想到還可以堅實地建築這一類美麗的東西，我腦子裏的呼叫祇是“破壞”。

文學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他的作品也不是祇爲浮在面上供一般吃了飯沒事幹的人讚賞的奶油，這種作品，過去的，現在的，頂多，頂多，再增加一篇，除多麻煩印刷工人和多消

費讀者可寶貴的時光而外，那張紙最大的功用祇是作手紙。——因為紙上有墨的原故，老腐敗還怕糟蹋聖賢，一部分新人物也還以為油墨有毒。

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誰也可以確定。但是現代的一大部分作品引起一般讀者討厭了，這不能不使一般作者們在創造生活的使命上低首懺悔。文學書的銷路滯塞，不能使因循苟且的國民性有所改變，這個責任應該讓徒恃金錢魔力以不關痛癢的驅人的無聊的千篇一律的沒有內容的字斟句酌全無情感的作品充塞市場的市儈書買來負。

這類書籍的增多，祇能在消極方面成功。——使人們對於文學的輕視。

文學家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鯨人，如果一般以為感情的玩弄者就是文學家，那也祇好說他是文學家如像他自以為是文學家好了！隨時在文字裏表現。“你瞧，我四處走遍了，找不著一個愛人！”我答覆他的祇有一個“活該！”“你瞧，我又受了物質的壓迫！”我答覆他的也祇有一個“應得！”同在生

的煩悶裏，你向我哭訴這個幹嗎？女人與金錢和勢力結了天長地久的緣，你不會去衝破他的連鎖；物質的享樂祇落在幾個魔鬼的頭上，你又怕用你的力以至於竟不讓你的筆鋒去傷他，你向我哭訴這個幹嗎？甚至沒有錢逛窯子也得讓人陪你幾點淚，那眼淚真是不值錢如像充塞市面的英日貨嗎？舊的反抗，理想的追求，這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二三十歲的青年作家就表現生的無意義，那是人云亦云，真感到生的無意義時，他去自殺了。因循苟且的國民性在生的煩悶裏，祇拿一些東西供他茶餘酒後的消遣，這是不對！就是高明一點，僅能騙人的眼淚的東西，也不能就算是成功。何況能騙人眼淚的東西，已經不可多得。因此我對於大部份在觀感上作功夫的血與淚的文學也起了懷疑：文學是一個照像師嗎？他祇叫大家流血大家哭泣供他寫文章的材料嗎？他是在象牙之宮裏從窗間用照像機鳥瞰着照出人們互相殘殺的影片以眩暈他自己的手術之精明而盜得一個照像師的稱號嗎？現

在成天哭泣的作家，要他流一滴血，已經比叫公雞生蛋還難了，他正想著無論怎樣受壓迫也得活着看人們口裏怎樣傳遞他那文學家的稱號嗎！血字暫爲放在一邊。淚呢？也不過是某一個作家虛偽地——自然也有真誠地——灑幾點引起或不引起某一類某一個讀者灑的幾點的淚而已。就灑了淚又怎樣呢？還不是安處下去，如像看了或者演了一幕滑稽劇一樣。祇是感人，不會生什麼效果。——要是他想收點效果。

第一類奶油作家，我們祇能把他當作與“我們”絕無關係的人，另外給他劃出一個國度，隨便他自己願意稱作怎樣好聽的名字都可以。讓他在那裏面去擺Gentlemen的架子，讓他去以Gentlemen的眼光，寫他的高貴的生活，夢境的生活，和愛人要戲法兒的生活，或是虛偽的仁慈的衝動使他寫的悲天憫人的文章，使他玩字戲法兒。得便願意時，加以攻擊。

第二類鯪人作家，我們也請他不要妄想。——

蜃樓畢竟還是蜃樓——我們會把社會跟他造得很美滿，而且讓他隨便享受，隨便和愛人開心。我們也不會再受他的騙，隨便灑我們珍貴的眼淚。——縱然他怎麼罵我們冷酷。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裏，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祇有荊棘，葉有刺，莖有刺，根有刺的，荊棘——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才能自然地遍地滋長。一篇作品的思想，結構，練句，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是絕不能與“我們”絕緣，真的文學家也不應成天睡著在那裏呻吟，應該用他自己或他的心情在“我們”裏邊活動。他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

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厲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飭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

這類作家現在漸漸地多起來了，這是很自然的好現象，我們希望他更增多，因此成立了一個互勵和自勵的一人文藝社。一人而名社，大有不通之嫌，好在我們並不用團體名義去找差使求津貼，也就讓牠不通罷！這個社是沒有一定地址的。既名一人，當然也不會有再多的人。雖然已經有了若干這樣的人並且自然地又要產生若干這樣的人。主席，記錄，書記，……由他一人，雖有包辦之嫌，卻無爭主席及推諉等事。經費如：建築理想的寶藏，尋求人類的弱點，磨勵自己的筆鋒等等，均由他一人籌畫。聚會既無一定時間，又沒有一定地點，自無奔走之勞等的厭倦。腦筋裏掛招牌也沒有上警廳登記的必要。

宣言如此。

簡章亦如是。

絕不具一種任何形式，竭誠歡迎願入社的同志入社。——可是也請不必通知。就是我這篇不成宣言的宣言和不成簡章的簡章的發表，也是不得已的事。

一九二五，十，十。

戰 爭 與 我

——爲“民衆”非戰號作——

A 止戰與非戰

朋友，你們爲什麼要非戰呢？你們不會想法子止戰嗎？聚起世界上的經典，詩歌，戲劇，小說……非戰的著作比你們的特刊多得多，但是事實并不放牠們在匣裏，你們爲什麼要非戰呢？你們不會想法子止戰嗎？

你們是怎樣的怯弱呵：羣狗在你的院子裏爭鬥，羣貓在你的房頂上奔跑，妨礙了你的工作，擾亂了你的安寧，你焚香，你禱告，這是多麼奇怪的

事呵！

B 浮面的感覺

“你北河沿的狗子們！

怎麼又爭鬥起來了？

渴了有溝裏的污水，

餓了有人們的矢概，

你們絕不會厭棄穢濁，

你們也不是

恥食周粟的賢者。

爲了什麼？

你們爭鬥！

爲了什麼？

你們呼號！

爲了什麼？

你們嘶叫！

爲了什麼？

你們相咬！

狺狺然絕不是無所爲。——

但是也不過僅是狺狺然

罷了！

罷了！”

每當晨光初發，或夕陽西墜，從北河沿經過看見一羣狗子在那裏狺狺然的時候，我總這樣想。但是，這確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狗子們決不是無所爲，狗子們也有狗子們的見解，雖然結果終不出倖然昂頭吐氣或惶惶然兩腿夾著尾巴跑。

C 自由魂〔註〕所給我的

“站在人羣的上面去！戰！戰！和那金冠（金錢，黑服（勢力）含淚，痛苦）微笑（虛僞）的生命之神。他是世界上最壞的東西，他壓服許多人在他的足下。Victory or Death，除了勝利和死的兩途，生活祇感著無聊。努力！奮進！紛擾，爭鬥至今還繼續著，也許還永久繼續著哩！權力意志，至少他還有一部分真理。你說戰爭不是最後，那麼和平是

最後嗎？達爾文，馬克思，巴枯寧，託爾斯泰，尼采，俾斯麥，仲尼，老聃，佛陀，……這一羣爭辯者可！爲什麼我們要諱言爭戰呢？人生來就是爲爭戰的，與自然戰，與生物戰，與無生物戰，除繼續和牠們戰而外，我們還和牠們戰哩！滑稽的國際同盟，可笑國際裁判，多麼慎重的兒戲呵！你也許曾想到封建的一切現象都過去了，資產失去牠的威力，由專政而無政，那時雖不是最後的和平，至少是力與生同價值的表現。和平並不是一個很守規則的東西，牠的頑皮，不會不如戰爭一樣，應該是有一個嚴父慈母監督著的。這是爭戰！這是爭戰！縱然是力與生同價值的表現，各人的理想也不會絕對的被束縛在一個專制魔王下的。那時的現象是什麼？——和平祇是一個好聽的名詞，牠的表現祇在圓掉上面，牠的功用也不過祇給由戰爭疲乏後的休息預備第二次戰爭的時間一個這樣的名詞。什麼時候情感與理智用了同樣步度走上了同一的道，也許我們可以閉著眼睛說：‘這是和平！’但是情感

與理智的衝突的免除，終不可能：悲劇就藏在這兩種本能的起伏裏面：創造與所有。

戰！戰！除勝利和死以外，生活祇感着無聊。”

D 最後

想不到我的智識和經驗，還不能把去年的意思改變。

朋友！你們為什麼要通電式的告哀呢？你們是怎樣苦心，你們知道是沒有結果的事，而又要去作。

我們不是戴着和平的假面的人，我們覺得一直到世界末日，新的歷史，舊的歷史都是爭鬥。我們最討厭的是不以自己的力去爭鬥，而過乞憐生活（乞丐，文丐，可憐蟲……）詐欺取財的生活（政客，官吏……）賣弄聰明在故紙堆裏新紙叢裏拾人牙慧的生活（……）的人們。

起來！朋友們！止戰去！我們的武器，筆鋒，天秤，秤，尺，鐵錘，螺旋釘，刀，犁鋤……

不有這一天，我們也休想作自己的主。

〔註〕自由魂是某年來北京的一套美國影片，美國影片從來就難得有可看均，惟此片曾感動了我。

論 人

——駁西林的“臭紳士”與“臭架子”

絕無思想的愚人除外，我想世界上的人可以
分爲這樣四種：

- 1 怎樣想就怎樣說并且怎樣作。
(思想言行一致的人。)
- 2 怎樣想不怎樣說雖然怎樣作。
(思想和行一致而和言不一致的人。)
- 3 怎樣想怎樣說可是不怎樣作。
(思想和言一致而和行不一致的人。)
- 4 怎樣想不怎樣說也不怎樣作。
(想和言行都不一致的人。)

譬如對着四個飢腸雷鳴的人說：“你餓不餓？要是餓就坐下來我們一塊兒吃飯吧！”

第一類人是這樣，他說：“我餓！”坐了下來。

第二類口口聲聲說：“不餓！不餓！”同時不能禁止他的臀部下沉，或須人再請才坐下來。

第三類人或者是因為非在家裏不吃飯的習慣法，所以他說：“餓是餓了，想也想吃，可是不要吃。您請！您請！”

第四類是嘴裏嚷不吃，也不坐下。

又譬如一個滿腔氣憤的人，口裏直嚷：“這人我非把他殺掉不可！”於是幾步上前，一刀兩斷——這是第一類人。——“這人真可惡，我得除掉他！”又一面笑嘻嘻的和他所認為惡人的握手道：“您好！”暗地裏送二百大錢給張三：“張三，你去把那兒給我宰了，這裏，二百大錢，可不要說是我叫你的。”——這是第二類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雪茄在口，愛人在抱，這調子倒怪有趣的，他唱着，唱着……——這是第三類人。——

“他媽的，受人欺侮就受人欺侮，大聲說還得吃一個耳光。”——這是第四類人。

肚子餓要吃就吃，也許在有一部分看起來，不免有粗野之感，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人的本性是這樣，至少這類人是“真實的人。”第二類帶着扭扭捏捏的形態，直是反自然的造作的病的現象，——祇是這類罪惡的源泉的病的現象人卻把牠認為應有的常態了！——這類人就客氣一點我們也祇能說他是“虛偽的人。”其餘兩種不過我們對於他們的懦弱和愚蠢表同情耳！

什麼是真實的人？真實的是要求內外一致的，也就是要理想與事實合一的。大思想家，大改革家，大發明家……都是這一類，要深思，要謀改革，要發明一件東西，在他如吃飯一樣的需要，絕無扭捏之態，和一切病的現象。他常是反抗者，銳進者，不顧利害毀譽者。他的自感一切都似爲己——滿足他內心的需要——實在爲己卻是爲人。

什麼是虛偽的人？虛偽的人是不求內外一致

的，縱求內外一致，也必須扭捏之態爲之介紹的。這類人常和我們會面，所謂紳士者則其尤者也。鬼祟的，顧忌的，畏首畏尾的，自感爲人，實則無不爲己，我們的虛偽的人！

真實的人在現在的社會目爲叛徒土匪。

虛偽的人在現在的社會目爲正人君子。

叛徒土匪在社會上無所謂地位。

正人君子則必維持其微笑的面孔。

叛徒土匪對於社會的病的現象，是從來痛恨的。又本着“狗終是狗，狗必吃矢。”之義，他們覺得紳士無真假，且必臭。又名其扭捏之態爲臭架子。

至於“媽的，”正是對於虛偽的社會反抗之一種。

三月十五號夜。

信裏面的他

P.C.：

我今天又到那黑洞裏去坐了半點鐘，學校放假，本來爲的是避免飛機，現在飛機也不來，炸彈也不來，那還有什麼意思？

飛機不來，炸彈不來，連圖書館也不開了，不到黑洞裏去又往那裏？

飛機大概載不了千斤重的炸藥，苟延殘喘的北京，在我總是失望。

你叫我好好兒念書，好好把生活弄出一個條理來，我又何嘗不想往幸福的生活方面走？祇是事總不能如人意：我今天到S飯館去，連飯館門前的

狗也對我唁唁然了。那小畜牲也確實可憐，我曾經給過牠一塊骨頭的。

黑洞裏什麼也沒有，真是我唯一快樂的所在。祇是今天卻壞了：我回憶我的過去，在那裏如像有一套影片映演，我看見了過去的我，我羨慕他，妬嫉他，恨他。

爲什麼他那時那樣幸運？那樣驕傲？

現在什麼都過去了，如像好友散後的一桌殘肴。月色非常暗淡，蠟燭祇餘殘淚，醉人的酒都變了味兒。

朋友，你說祇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其實這一句話也何嘗確實？既然自己知道誰也是在矛盾後悔中過活的，爲什麼自己對於已往還懷一種無益的無名的回憶的悲哀呢？是的，今天高興的，明天也許厭棄了。爲了快樂，其實盲目也是好的，爲什麼我現在總不能自己騙自己？

社會永遠這樣敷衍欺騙下去，究竟還成什麼事？教員學生大概都以讀書爲職業，玩久了，想上

課，上着課仍然無聊，學生願意教員缺課，教員自己也感覺上課沒多大意思。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教員微笑着對學生說：“你今年畢業了！”學生也微笑着回答：“是的，畢業了！”

飛機大概載不了千斤重的炸藥，苟延……

.....

我很想拿刀去殺那不負責的教員，這樣也許可以使我的生存有點意義。爲什麼他們那樣無聊，妓女似地到處騙人？同時我又覺得他們的可憐，有兒有女，一大家人！如果他們是不能負責的，他們應該把頭銜放了下來懺悔，如果他們能負責而不負，爲了欠薪故，他們應該正大光明作強盜；爲了環境使他們覺得無生趣，他們應該大家一塊兒開闢一條生路。

舊戲重演又重演，打鼓罵曹，迷龍鎮……一萬年以後，我們也許還要再看見。昨天的強盜，今天已經不叫作強盜了！

教員們成天和我們講些什麼？

夏天已經快到了，爲什麼大家還安心地躺在火坑上？這樣的騙局就是始終的最後嗎！

飛機大概載不了千斤重的炸藥，怎麼這樣無聊呵！

幸運是過去了，驕傲是過去了，沒有死的人總應該在無意義中去找意義出來。——我別了過去的我告訴現在的我。

C.D. 四月十二日

四月十四日朋其錄

眼 睛

終於把我這賤軀擱置在二層樓上，低了頭，眼球往上，再往下看，舞台上的動作，可以明白。至於聽，總是差一點。好在我於遊藝會，並不希望得著什麼，自然不必往堂子裏前排去擠，更不必在包廂裏鬼混。

利用黑暗，有人着舞衣在電光中跳起美麗的舞來了。可是人們并不如從前那樣熱中。是進步？是退化？可樂觀？悲觀？是好？是壞？我不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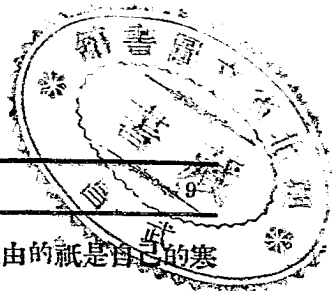
我發現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注視點，我自然地，無意識地也往那邊看去。呀！牠有這樣大的魔力，得著這樣衆多的同情(?)，使這樣多的，不規則的

視線，都聚集於兩點，那炯炯然的眼睛呀！

總之，如果那面部是一首絕妙的詩，那兩眼就是神功的韻腳。形式的美，不值得什麼，要韻腳好才能把精神表現得出。

我於遊藝會，並不希望得著什麼，這個意外的獲得，使我多麼高興呵！

世界是劇場，人們是戲子，這種比喻，你也許聽厭煩了。不過你為什麼那樣固執一定得看台上的戲，不看那台下的劇呢？你看那男女，那肥鯊，那在你面前走來走去敲詐的茶役，零賣，那成羣的互訐的爭包廂坐的招待員，維持員。……我忘了那眼睛，罪過，我不該這樣說，因為牠就是招待之一呀！牠不爭包廂坐，牠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個或幾個位子等着牠。你瞧！牠多玲瓏，多自然，多純潔，多麼會解紛排難，無論有天大的事，一遇著那一對炯炯然的眼睛，就冰釋了。——可是我嫉妬，牠沒有來招待我，茶役堅持說非喝茶不可，不喝也得給錢的時候，牠也沒來出我於重圍。這多麼值得慚愧，天



氣涼，不喝茶，不成理由，成理由的祇是自己的寒村。

打倒抵國注意——這譯音是我由稻香村夥計的蕉扇上得來，聽說還有打倒鷄公肚皮，其義云何，就更屬祕奧了。——的叫聲裏，人們唉唉的笑着，雜着一兩句高叫的廣東北京話說白，台上死了一男一女，一幕新劇過去了。

人們注視那眼睛，我看見牠正在堂子裏忙著招待。

京戲沒有太鑼大鼓，總算使人比較的安靜一點，但是他們雇了一些服飾榮顯如軍閥的銅樂隊，我於是暈沉沉的呆在那裏。

人聽着，我看着，組織不明，無法分幕的舊劇——現在有人公然稱作樂劇——一齣一齣地表演。牠不是寫實劇，也不分悲喜劇，我看去似乎都是滑稽笑劇，這樣的社會教育，自然養成咱們這樣的中國人，我竟動了杞天之慮——並不是國家主義在我腦子裏作祟，祇是喜劇不成喜劇，悲劇不成

悲劇；滑稽劇又不能使我痛快的發笑，無聊，無聊在那裏興妖。嗜樂劇的先生們，你須知道，我在看戲呀。

舊劇不是沒有可誘獎的，通不通，合理不合理，是另一問題，他們的服飾，台步，調嗓子，迎合社會呵！迎合社會呵！……都會忠實的(?)講究過。新劇呢？他們很容易的上了台，也很容易的下台，在五光十色的羣衆裏，要表演高深的文藝劇，坍台！——這不是指那天的新劇，因為那天的新劇還比較的成功。——舊劇的勢力老繼續著，咱們中國人呢？也不痛快的笑，也不痛快的哭，也不用腦子在問題上想。花臉是武將，粉壳是奸臣，忠臣多本色……伊呀，伊呀，病夫的中國，坐在床緣上，拿住二胡，拉“病中吟。”

休息十分鐘。

我高興，我痛快，炯炯然的眼睛，到我前面包廂裏坐下了。那裏早坐滿了許多女遊藝員，

特別包廂裏有好些成堆的民脂民膏，也有附

屬一些五彩寄生蟲的。

開始賣東西了。賣的錢拿來做搨，香水，胰子，藥。釘子很多，收效許不大。

——你得買，你得買；做搨……密司什麼，沒聽出來，雖然我很專心聽，也許正因為專心過度。

紅結紗秋，籠在寬皮大臉上的，黃眼鏡，烏嘴，笑嘻嘻的玩笑著，對那炯炯然的眼睛說了，又奉上一些香水，胰子，藥。

——不要，不要，我已經買啦！

——別騙人，你買甚捫。得！得！就拏著這個，唉！唉！

炯炯然的眼睛，終於佯怒了，胰子落在樓板上，噹。

——你叫人買，你怎麼不買，別莫煩，

——餓靜捫沒有買，唉！唉！

紅結紗秋來回搖晃，那紗秋下的頭頸胸腹乃至下肢也搖着前進，我那搖罷的心才回了原位。

但是事總不能盡如人意，炯炯然的眼睛被人

叫走了。人笑着說某主任叫他來請某主任，二主任間，自然有一個就是炯炯然的眼睛，那一個呢？誰知道？

我不悔恨眼睛的去，我悔恨，我疑問人們為什麼不給我那不虧本的笑臉，如對那炯炯然的眼睛一樣。

舊劇接連著上演，吽呀，吽呀，吽吽呀。

那眼睛又發現在對面的包廂裏，真可厭，紅結紗秋就坐她後邊，她兩旁還有三四個似學生的青年，也是笑嘻嘻的。

她有時也注視到台上去。許是攝了某名伶的亮湛湛的鑽戒，——我想——如果照像的材料，真是人眼睛作的，這對眼睛一定比別的好，牠所攝入的笑臉，已經不少了，並且還有許多奇異的寶貝，汽車，洋服，豎白雞毛帶的軍帽……吽呀，吽呀，吽吽呀。呵！呵！爲了眼睛而生的手，——神叫我這樣說——在檯邊撥弄那半紅的沙菓，抬球似的，在那裏互撞，幸福的沙菓呵，你被炯炯然的眼睛玩弄

了，你真幸福呵！

我也曾起了功利的念頭，懷疑到這炯炯然的眼睛，究竟有什麼用，如果沒別的東西，如像學問之類來幫助牠。但是一吓子我的心眼就活動啦，我罵我是蠢東西，竟不知道炯炯然的眼睛的本身就是一件至寶。牠可以鞭策人類，可以令人生死，可以使人愁鬱或快樂。幸福的人們，我們大家關心著這至寶罷，用了比關心一座玉佛的心還虔誠。但是她不是一座玉佛，你看，牠又和我的嫉妬心為難，牠和紅結紗秋，烏嘴，說起話來了。沙菓由手裏轉給了幾個人，我恨！

炯炯然的眼睛，你為什麼不驕傲呢？驕傲本身的價值，是比一切都大，祇要自己能夠驕傲。你是能夠驕傲的，你為什麼對這般濁物謙恭呢？你學那可敬可愛的玉佛去罷，她受一切衆生的頂禮，不是就因為一般塵俗莫測牠的高深嗎？——我這樣為那眼睛禱祝，後來我又自問，這樣她又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呀？偶像！偶像！“我們崇拜偶像，建築自

己的偶像！’我這兩句格言，至少是有永久性的。至多？至多自然也是有永久性的。人們藉了打破偶像的工具，來建築自己的偶像；也有自己竭力毀滅自己的偶像，以建築自己的偶像的。方法儘管不同，目的總是一樣呵！

炯炯然的眼睛，笑臉的偶像呵，你好好的努力罷，青年對你的需要，是超乎一切以上的，如果你被人毀損，或者你在他們腦子裏破碎了，他將非常痛心，他將成一個頹廢的人。——但是；青年，我們崇拜偶像的青年，當偶像的幻影，從你腦子裏，一瞥經過時，你就珍重的把牠保存住罷。幻影比一切都好，不要再求與事實合一，因為偶像決沒有不被毀滅的。如果到了牠毀滅的時候，你才來拿你自己出氣，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要狗血，那真晦氣。

如像在小孩時代，夢見遍地都是蛇，都是蜂似的，我見著許多許多的眼睛注視我。但是睜開眼，連目前那炯炯然的眼睛也不見了。

我於遊藝會，並不希望得住什麼。這個意外的

獲得，使我多麼高興呵！

有人說，這樣類似的眼睛，可以隨時在任何遊藝會發現，那嗎，我得大呼三聲，遊藝會萬歲！

打手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見於今者，也許就是打手了，我想。然則打手者，即慷慨悲歌之士。或者是的。——不對，有問題，打手之悲不悲歌，慷不慷慨，有誰能斷定？若是則慷慨悲歌之士與所謂打手者，一耶？二耶？余不能無疑。

疲倦得很，有蚊子，睡不著，討厭！夢寐裏斷續地聽來一些話：“……打手……老媽……汽車……起訴……擁進校內……傷了人……”

無聊！無聊！汽車誰沒見過？三河縣老媽，也沒有什麼特別。打官司更不稀奇，“他媽的，”“奶奶，”兩個洋車夫你一句，他一句，到了結果，還不是打官

司。擁入校內，是怎麼一回事？打，打，打，殺，殺，殺，痛快，馬耳撒斯 Malthus 人口論，等比級數，等差級數，生存競爭，弱肉強食，飯碗問題；互助，騙人的。傷了人？死了沒有？最好是死。至於打手，我卻不明白。慷慨悲歌之士，有點兩樣。

睡不着，有蚊子，坐起來。

打手的問題，還是得解決。

他是怎樣的東西！——我自問著——也許猛如虎，但是他曾稱爲人，我敢決定。也許是維護強者道德的人，不然他怎麼要欺侮那曾被壓伏了幾千年的弱者呢？不對，比高了，他有生以來，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超人。或者，也許糾糾桓桓如像食民脂膏，釀成凶年的軍閥，可是軍閥絕不會和善地被人奴使如羔羊。——總之，打手絕不會是一個怎樣的怪物，我敢担保，滿臉橫肉的屠戶，也許有點像，血濺了一地，牛下淚了，豬嚎着，羊翻着白眼，這是多麼可憐，但，這是屠戶的職業。屠戶，屠戶，打手，打手，一樣的東西，冷酷的東西。——屠戶也殺

“人”嗎？我懷疑。打手的對方是人呀，是女人呀！那嗎打手不過是英雄好漢一類的東西，我終於這樣想。兩手背剪著，他還不住說“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當他未死以前，那種橫衝直撞，燒殺劫掠不也和現在的匪兵一樣嗎？可是我們的打手，橫衝直撞則有人，燒殺劫掠，終恐未必罷。

“騎虎之勢。”“新舊之爭！”“剷除新思想，取締白話文，哈！哈！”“他媽的，我看他們究竟要怎麼辦？”……

笑聲，嘆息聲，肯定的口氣，否定的口氣，亂七八糟的鬧嚷傳到我那寂靜的房子裏來。無聊！無聊！等比級數，等差級數，二四八，一二三，飯碗問題。犧牲，犧牲他人，正當辦法。疲倦得很，睡不著。

打手要緊。

要是你問我打手是什麼東西，我現在可以答覆你了。打手者：即橫衝直撞而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北京城裏燒殺劫掠的英雄好漢。——“血肉橫飛，”“搶劫一空”的事實，雖然來否認我；我總有點不相

信，順便取一張把匯票，倒也不難辦到。老媽子隨便揀取一兩瓶香水，頭油，也沒有什麼不能。

英雄好漢不是就沒有可佩服處，我從前也曾佩服過，如水滸，七俠五義一類人物，就單在劫富濟貧這一點上面看，也確是令人驚其思想的超越，至於那種豪俠之氣，又豈是願意鬥婦人女子之智；鬥婦人女子之志，又烏能成其為好漢。我們的打手，卻成羣結隊，和那手無寸鐵的“毛丫頭”為難，我不免灰心。

灰心自灰心，研究確也應研究。打手的組織和功用的問題，我又想到。

還有打手的來源呢？

胃的問題比一切問題重要，聰明的人——與傻子並不兩樣——利用這一點，此其一；勢力加在奴性十足的孝子賢孫的頭上，便可充分發展其獸性如牛馬，此其二。有此兩點，於是打手成羣，而橫衝直撞。

來源既如此，打手是被動的，我們可以明白。

然則此其間不無慷慨悲歌之士，一被迫於胃，再被壓於勢力者。也許正因情勢不同，古今有異，古之慷慨悲歌之士，即今之打手，也未可知。雖然悲不悲歌，慷不慷慨，不能確定。打手既爲士矣，爲其首者，自非國士，不足以當之，國士者，大於士者也，宏謀偉略，發號施令，必出自國士無疑，國士者，打手頭兒也，然其組織絕不如是之簡單，——我想——必更有授意指使，使我國士唯唯聽命者。此其爲總打手耶？于是我國士復不自知——有自知而情願者——而成爲總打手之矛盾，以與我婦人女子爲難。

公理戰勝的牌坊，確是建築在萬人骷髏上的，於是打手之需要，也一天一天地加多了。幸而燕趙之士之女，多魁梧其體，老媽一變而爲好漢，實爲時代所要求。

——咱們弱者的公理呢？

——請你別問！

我想這是打手的最大功用之一

黃花岡的烈士們，好些是受了打手的厚賜，我想。你明白，打手之一變而爲匪兵，那還有比吃飯還難的嗎？祇是沒聽說裏面有女烈士之芳魂，雖然無名烈士之血，是吃官飯們的飲料之肉，是吃官飯們的強壯劑。女烈士之可貴而難能，必有需於打手者，不待“狗急跳牆”“再試他一試”的中國書生才知道，——爲了“情意”，爲了“周濟”，崧年君是主張讓“對於學界內幕情形，則實在不十分清楚，又不好深求”的打手頭兒來以我們作試驗品的。——況且這還是政策，這還是整頓學風，這還是打倒白話文，這還是爲人之所不能爲，——又得表示疑問，好官自爲，是憲法第一條嗎？——這還是報恩於萬一。……

促成女烈士便飲其血，食其肉以強具體，我想這是打手最大功用之二。

——威信問題，政府自有他的主張。

——什麼烏威信？政府是民有的。

爭辯的聲音，把我打手功用的思路也打斷了，

而注意到“威信”這兩個字。

什麼是騎虎之勢？我是這樣解釋的：北京今年不是出了一個大蟲嗎？我想這是我們一部分的女同胞，騎在大蟲背上去了，下面又有許多打手，不能下來。至於打手，也不能沒有騎的，他們騎的卻是一條蛇。什麼是蛇呢？這就是他們口中的“威信”了。這條蛇不會到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珠江流域，黑龍江流域，附近的山麓裏去咬人的，所咬的卻是我萬分勇敢騎在大蟲背上的幾個女同胞。

有人說，教育的本身，是很清白的，應該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去感化人。這是廢話，這是“你幹這個，你就不許怎樣怎樣”的主張，這是新思想之一，應該取締。教育的後面，是應該“嘯聚”打手，以報特達之知的。——也許這叫做“情意”哲學。

拿我們來作試驗的“書生”，和打手究竟有什麼不同，我究沒有查出來。也許這正是今古之異。從前也有好些所謂倒霉的書生，如孔孟，屈平，賈誼，鼂錯，王安石之徒，但是他們不一定就和打手

一樣。我不禁喟然嘆曰：“世風澆薄，人心不古，甚矣，人之不可希望太多也。”

超然清白的教育，確是不可能的事，書生之一變而爲政治家，跨長蛇之背，行打手之行，固也沒有什麼不可。Machiavel 曾作過一個譬方：‘操權者，實應具有二面焉，一爲獅，一爲狐。’獅與狐究非虎與蛇也。余於是知我一意孤行之國士之妄冀學我古之倒幕書生之類犬也，不亦悲乎？

睡什麼？起去！開跑步走！

我到了莽原裏。

聰明的活屍

三年以來，我畢竟更聰明了！聽說肺結核是傳染人的，我的聰明大概正因為聰明人太多，受了傳染吧。試說我現在對於飛機炸彈的處置，你就知道我的過人的聰明了。

飛機炸彈人們都說是危險的東西，又常在報上看見牠時有傷人之舉，於是我就決定一個月不出門，為的是怕聯軍利用我這五尺之軀去恐嚇國民軍出京。為什麼我要受人利用？

三年以前，我可不同了。現在想也也實屬可笑，自然這也難免是因為欠缺涵養的工夫。我常自問為什麼我那時的血那樣熱烈？感覺那樣銳敏？思

想荒謬至於：把人家的事當作自己的事。腦筋那樣固執愚頑：一定得找主的意義，一定得作自己想作的事。

似乎也是爲了什麼國家大事，受了一點小傷，報紙所宣傳的比小傷還大一點。

一禮拜過後，出了院。朋友們覺得很失望，因爲我受的傷確沒有報紙所宣傳的大。

家裏來信一封兩封都用了很嚴厲的字句告誡我不要受人利用。

在這時我才發現社會上有這麼一件大事：“利用。”不過因了我的固執還和家裏辯難了幾次，那時我也真傻，被“爭戰”和“互助”纏個不清：（因爲我那時覺得社會是永遠爭戰下去，或永遠互助下去的。）互助是爭戰嗎？爭戰是互助嗎？爭戰和互助是雙馬車上的匹馬嗎？是永遠不能相見的南北極嗎？——“彼此利用”四個字，那時的我看來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萬靈咒。

我也曾自問，我的受傷是否是受人利用？

茫然得很！——我的聰明還不夠看出利用我這五尺之軀的人。不過我是被自己利用了，這倒很確實：熱烈的血，銳敏的感覺，荒謬的思想，愚頑的腦筋都是利用我這五尺之軀的。

慚愧！慚愧！受了這些怪東西的利用。

這一下我可要尋報復了：沈睡在冰窖裏，五官從此工作，公然牛打死馬，馬打死牛，都與我無干。末了我還得着一個很大的靈感，天上掉下來的因士披里純，知道活着不過是爲死。

爲了不受人利用，爲了不受自己利用，我更知道父親是作不得的，兒子會利用你的慈愛；兒子是作不得的，父親會利用你的孝敬；大國民是作不得的，強盜們會踏過你的權利課以更重的義務，利用你的血與肉；利用，利用，利用……真可怕得很！如此這般，社會上也沒有一件任何事可以給我作，爲了不受人利用。但是終於因爲要對付胃的問題，——誰也知道牠是難於對付的。——教了幾天書，又自問：‘爲什麼我要受人利用去給人訓練馴良的

百姓？”罵過幾回文妖，又自嘆：“黑白利用我的腦子供人填篇幅了！”

趕快結束，不然要成自剖。總之，就這樣人看我是活着的，但是我對於我的活着也懷疑。我想要是我活，那我一定又受細胞利用了。

* * * *

三月十八受了細胞的利用，想到真光看電影。出門聽見長時間的爆竹聲，心想也許是濶人家娶媳婦，娶媳婦大概又是受了什麼利用吧？

出電影場看見東安門附近一帶居民，人心惶惶的，使我覺得有點詫異。因為北京的善良百姓從來就很鎮定的，從來就很聰明的，從來就是睡在冰窖裏的，從來都是五官停止工作的，從來都是不管牛打死馬，馬打死牛的，從來就很明白活着不過為死的，從來不為旁人或自己利用的，……人心惶惶，着實可驚。

到北京大學第三齋找一個朋友，剛進院子裏就嗅着血腥，幾件浸滿豬血的棉襖，終因匍匐在地

時沾些泥土，掛在樹枝上，不很鮮艷。幾個傻子，頭破血流地在那裏磨拳擦掌，空氣非常沉重。我的喉管發了硬，心臟也似乎提高了一點，我趕緊給腦子下一個命令，叫牠別受眼淚的利用。

怎麼世界愈進化，愈使人不聰明，我的朋友們還不失我三年前的故態，受自己的血，感覺，思想，腦筋的利用。他們是從不受旁人利用的，我很佩服，爲什麼現在又不安於活屍的現狀受那些怪東西的利用呢？

嗚呼，哀哉，醫何人？醫何人？乃敢直抵抗政府之大門。

* * * *

第二天在街上又遇着我這一類的聰明人，他們首先彼此互問家裏的小孩子好。後來說這次屠殺，大快“人”心。——我很久對於這“人”字就懷疑。——末了他們又說看見某報上評此次學生是被人利用。

我也說誠然，誠然。

現在四十幾副死屍又被人利用去作罪狀的資料去了，我佩服他們的先見，因此腦子裏又現出那幾個聰明人的腦袋，那樣端正，那樣圓——

四月十三號

3. 他自以爲是詩人

他自以爲是詩人

常識和文藝

處女作和有價值的創作

文藝初步

第二課

文學家們和其他的兼職兒滿

他自以爲是詩人

——這不是詩祇是牛背上唱的山歌。——

他自以爲是詩人，
在他的微笑裏，
似乎是渺視我們！

他自以爲是詩人，
同樣的五官四肢，
他總覺得高出我們！

‘靈感’已經有人否認過，
但他卻拿著這個來賣弄聰明，

他自以爲是詩人！

他自以爲是詩人，
他隔離了我們，
‘爲藝術’的旗幟下，
他容忍了旁人的批評。

他自以爲是詩人，
古僻生硬的字句，
駭著了我們。
‘誰有功夫查字典？’
他罵我們蠢！

勞力者都是笨伯，
田野祇供寫他的心情，
一樣穿衣吃飯，
他自以爲是詩人！

詩人也是我們的國民，
亡國引起了他的同情，
睡夢裏他翻了身，
立刻在愛國二字下，
就緊接著奇怪的兩個字：‘詩人！’

雪茄把他刺醒，
他躺在搖椅裏，
咀咒我們不爲國犧牲。
我們問他：“你呢？”
他傲岸地回答：“我是詩人！”

巴比塞也曾從征，
助希臘獨立的有拜崙，
俄國詩人盡多入過獄，
唐南廸統率過大軍，
他們都不及我們的詩人聰明！

桂冠是那樣的榮耀，
加在誰的頭上，
立刻就變作嚴厲的主人：
他安居在象牙之宮裏，
我們就是他的長城。

詩人究竟有多大聰明？
“自然”玩弄他，
不一定就不如猴子之被弄於人。

他自以為是詩人，
他爲了“詩人”而生存！

一九二五，九，二十六，夜。

常識和文藝

中國真是一個不長進的國家，面子上雖說後生小子承繼了幾千年的文化；又說現在正和西洋文化接吻，其實骨子裏常識的缺乏還是到處都看得出。我在這裏並不想說一個人要畢具若干的常識，或要常識到那一步。不過我們要幹某件事，至少總得具一點某件事的常識。“倒馬桶每月得多少錢？”偉人的面孔究有若干副？”或“蜜子的費用每月是不是入不敷出？”拿這些問題考成天坐在家裏用思想的文人，大概問者是得不著什麼正確精密的事實如問者所想的答覆的。也許這些問題正是問者所謂的常識。反之如果我們拿“小說是什麼？”

“我們怎樣寫小說？”來徵求一個常寫小說的人的意見，他一定可以源源本本地答應你。不能答應，這是騙人。因為這正是文藝的常識呀！但是事實並不那樣，我們中國的許多文藝大作家並不須要文藝上應有的常識。

賤賣的附在報尾巴上的文藝，大概並不能使人們如何重視。不過教授們辦的現代評論上的文藝，他們自己說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可是我這回不幸又發現了一篇與常識攸關的小說‘歸來’，赫然發表在現代上。使我這枝始終想寬恕容忍的筆，也不免略帶憤激。或者又有人要在那裏喟然嘆曰：這是‘文人相輕’！——寫到這裏我又回看了一看‘教授們’三字，覺得不大妥。因為教授不過是他的職務，事實上並不因他是教授而不……如像唯美的文學家有時也須得捏着鼻子出恭。——其實“文人相輕”這一句話，我至今還懷疑，我常覺得文人是一個富於同情的動物。愛挑眼是不得已的事，是求好。以至於使他的筆鋒尖刻起來，也是根源於同

情，並無所謂相輕。自然也有犧牲他人來建築自己的偶像的例外，這個我們說他是‘相輕’，還輕了一點，我們應該說他是‘強盜’。

文學家日與月盛地增多，這個並不因我寫了幾篇臭小說就願意他們都不出來寫，如出了一種雜誌，就想把一切的副刊拿來毀滅。我也不拿起什麼鐮刀，我也不想放出什麼無明火。我還正想在這一堆泥沙裏來淘金咧！可惜水平線以上的作品裏，也淘不出些微的沙金來，還累我來和這些作家們談常識，真好不冤哉人也！

‘歸來’的作者，並不很鼎鼎大名，因為他不很鼎鼎大名，所以我很同情於他。（還有那些強哉矯的詩哲詩聖，祇好讓他們去對鏡自慰。）因為我同情於他，所以提出常識與文藝這個問題來與他商量。

要是你想“很好地寫你所想”——“很好地寫你所想”，是用來代“作文學家”四字。因為現在一般什麼老作家，青年作家，老文學家，青年文學家使我頭痛，所以改一改字面——你就得：

第一先有你自己，先建築你自己；沒有己也就沒有了他，沒有自己而寫東西，那真是話匣子。絕對客觀那是騙人的。文學裏面同是一件很難的事，他是很各別的。就是雙生子兩個都是文學家兩個都處在同一的環境裏兩個都唸了同樣的書，叫他兩人真實的表現一件事物，也不能一致。不摹仿誰都明白，但是誰都在那裏摹仿。這是因為沒有自己，也沒有知道建築自己。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所以人都願意人有一致的主張，人走他自己看準的路，如像我們挑選日報，我們總不願意看“人云亦云”的拾人牙慧的壞東西。在文藝裏也是一樣，不管是為藝術也好，為人生也好，但是我們反對話匣子。我們要在‘歸來’裏，看看歸來的作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真難！他似乎是我們的管帳先生，他為我們開了四筆帳：第一筆是：有一個八歲的大孩子。第二筆是：他媽媽愛他。第三筆是：他爹爹不愛他。第四筆是：所以他愛他的媽媽不愛他的爹爹。

第二是取材。取材是有了自己以後的事。事實

是思想的幌子。思想就是作者自己的表現，——有語病，請會意。——世界上的事物，很多很多，除了愛和死以外，還有很多材料，可以供我們運用之妙。有的想隱晦一點，有的想暴露一點，怎樣描寫這件事實，怎樣暗示自己的意思，——也有一點意思也沒有的作品，但是絕少而難作——這全憑自己藝術的手腕。所以‘歸來’的四筆帳，也不是不可以爲我們開示的。祇要他開示得好，騙得了人。但是歸來的作者好似很愛江西永新鄉的“我愛媽！我愛媽！”“我怕爸！我怕爸！”的一首歌謠，而把他亂七八糟弄成一篇小說似的。這樣真苦了我們！詩，詞，曲及歌謠不是一定不可入小說，不過你得用得好。忽然又‘不免冷詩一首。’——手民注意，勿排吟詩——那真太開玩笑了！

第三是怎樣寫。第一人稱嗎？第三人稱？作者是照像師，第三人稱的小說是照像師不加入照像，——除自己以照像師的名義加入的注解——他祇站在一旁看位置光線態度等等。第一人稱的小說

是照像師用了自動的照像機，配好了位置光線，自己也加入照像。有時照像師常是主人翁，旁的人祇是遠遠地作他的護衛或敵人，或擁著他作他的近侍或刺客。第三人稱是他，是客觀；第一人稱是我，是我這麼樣。有時明明是用“我”寫的小說，而常說他怎樣，他怎樣的，爲了便於敘說起見，也不是沒有。我們來看‘歸來’：第一句是“我有一個小弟弟……”在這樣當然就直接表明著者是和所敘的人是有關係的，裏面的事，是說他的小弟弟，而他——著者——呢？是所述者的哥哥，這個哥哥，是常和他一塊兒的，所以他敘他怎樣怎樣。……這都是我們在這一句話裏，都可以連想得出的。讀下去：就是他爹爹怎樣“嚴肅，”他媽媽怎樣“溫柔”。那支筆也就變得很嚴肅了，似乎著者——小弟弟的哥哥，與爹爹，媽媽全然無關。所以他以下盡用“他爹爹……”“他媽媽……”使我們感到文學家客觀的威嚴。但是也許著者不是小弟弟的親哥哥？再往下看：就是八歲的大小孩‘生生的跑到一個學校裏

來，思戀他最親愛的媽媽，總是哭哭啼啼的叫要回去，’後來他姊姊陪他一塊唸書。後來著者“送客出去，正在路上碰着他。”不對！不對！他們倆的關係很不明白，說他真是著者的小弟弟呢？他們又很客氣。不是呢？又“好弟弟！”“哥哥！”的稱呼着。許是同姓不宗？接着就是八歲的大小孩開演說，——小說裏對話太長真不大好——接着又是他唱爹爹媽媽歌。“你媽老早回來了，”“擰着他媽媽的衫角……”“媽媽很驚喜的抱住他……”著者又帶上隱身符，在那裏客觀了。大概不是什麼哥哥？“媽呀！我是跟哥哥一同回來的。”這又表示著者是小弟弟的哥哥，哥哥和媽媽怎麼絕不發生一點關係？呵，也許他媽媽看着他正在那裏收集材料，預備作一個文學家，不便“打動於他。”接着下去，是描寫他媽媽愛他，他爹爹不愛他，……亂七八糟，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也沒鬧清楚。所以使看的人一肚子的鬼胎，替著者着急：替著者捏一把汗。

第四是詞句了。我是反對話匣子的，整飭的，

鑪花匠的，新八股的，死的活文學的，——人們以爲白話就是活文學，其實白話文而是死文學的，頂多，頂多。——不自然的修辭的。不過這樣句法‘她曉得兒性好動，’‘哭回來，又要送返去，送返去又要怕哭回來，’這種‘曉得兒’這種‘送返，’也實在不很活。小說裏的對話，更是應特別注意的。

我并不是怨恨倒霉來和水平線以上的作家談常識，我對於‘歸來’的作者，還是如一般作者的尊重。批評不過是不諒解，列在水平線上的作品，要希望牠不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品，那是太難，我的奢望也太大了，‘歸來’的作者不要因我無法寬恕容忍的筆鋒寫出來的譏刺諷示的字句而灰心吧！如果你以爲你的小說竟生了反響而高興。這很好，不過我這點常識談，却不僅對着一個人說。如果你以爲作家是管不着批評者的，批評者是一個大混蛋，他要人這樣作，那樣作 他不知道我們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就是這麼樣。那也可以。

處女作和有價值的創作

自然：處女作不一定是有價值的創作，同時有價值的創作也有屬於處女作的。可是“現代評論”的文藝似乎總是第一種，因此我實在不高興看牠。

忽然，在西滢先生的“閒話”裏，看見‘紳士的臭架子’幾個字，使我注了意。這裏說注意實在還不能把我的意思表現出來，因為西滢先生的“閒話”是我從來就注意的，因為在那裏面我可以看出各種不同的鬼臉，這種鬼臉也許正是美麗的撒但的面孔。——並不可怕。但是叫我用十個銅子去買牠，我可不願意。不過當我吃完飯，沒事作，還想看看‘紳士的臭架子’時，總得想法找一本來很快地

跑一次馬。西滢先生是多麼忠實呵！他說：“這也許是紳士的臭架子。”其實這就是‘紳士的臭架子，’西滢先生太客氣哪，又何必“也許。”

這一點倒是他們常用的慣技，他們隨時隨地都說他們的文藝是水平線以上的東西，是有價值的創作，不過他這種水平線實在是太低下了，他的水平線似乎安置在萬重地獄下！這一期他除了表明紳士的臭架子以外，又說到他們的文藝，說到自己的文藝，自己的刊物的文藝，那文藝雖是染了一點——其實是全體——紳士架子的臭，自然也得說牠是香的。

接着就是‘母性’了。性仁老爺，先生——或者是小姐，太太作的。這位先生，老爺，太太，小姐，似乎不是‘家喻戶曉，’至少我這個孤陋寡聞的人，在文藝的作品裏，實在少見這一位大名，不，在某一年朋友們的戀愛談裏，似乎曾有人提出這一位主角。但是同名的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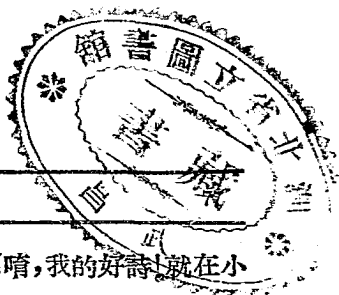
“母性？”什麼東西？

呵，是這麼一回事：一位臭紳士的太太，早先愛漂亮，不願養孩子。後來這位虛榮的太太——紳士的太太常和臭紳士一樣的虛榮——感覺自己無法漂亮，又彷彿家庭裏少了一點小東西，那自然是小孩子哪！忽然，她又住上了病院，看見一位太太抱着一個小女孩，她就又衝動起來，第二天，那虛榮的太太，又打開話匣子和有孩子的那少婦述說他的臭紳士是如何地愛她，體貼她，散心她。下午四點鐘，那紳士來和她鬧了一些無聊的架，那紳士才不知怎麼居然把她哄好了。這一段自然是飛來峯，去了這一段也實在沒有關係。後來她又看見那孩子，後來她又“悲痛”的長氣：“唉——我要有那麼一個……”這一句也許就是母性的積極表現了！

在那第一種的處女作裏，我們本不應苛求。這一篇還比較那一篇處女作叫“歸來”的，——黃鵬基先生曾在“莽原”上批評過——好一些，因為他，或她把人稱是弄清楚了，而且沒有什麼不通的字句。至於你要叫他，或她給我們一點什麼東西，那

你所得着的祇會有失望。因為臭紳士或臭紳士的太太，除了寫臭紳士臭紳士的太太的一點無聊的生活，旁的一切他或她都管不到，並且不能管到，他們所知道祇是他們那大宅門裏的婆婆媽媽的事。

再下去是一個大字：詩。先看著者：宗樹男先生，樹男大概是先生，不對，弱男不是人的太太嗎？蕭楚女聽說也是一位男士。自然，名字的男女，與性無關。也許這位詩人是太太，小姐。“白河之畔的戀歌，”多麼纖巧，美麗，通俗的一個題目，我想，也許是“春心的美伴”一類無聊處女作，（疑牠是處女作，是因宗老爺，太太也不是家喻戶曉的。）想一下子把牠扔到痰筒裏，那詩字似乎咕起眼睛釘着我，似乎說我太不敬重詩人。好，看下去：先看每行末尾的字，（我看他們的新詩就是這樣看的。）艸，薏；保，桃，條；了，條，好；覺，草，了，抱，了，了，笑，妙，道；……有韻的，如像“小說月報”近一期的“貓話”，是有韻的。再看所謂詩也者：“白河之畔，親愛的！”什麼話？“窪瀝着香甜的泉水，叢生着豐嫩的



刺的文學

碧艸，”好死板的天對地，阿唷，我的好詩！就在小說裏的寫景，也足以叫人“統！”的了，但是那大字明明標着是‘詩。’爲了押那草字的韻他又說“更有成大羣的羊兒，牛兒，很安適地以遊以遨。”我的紳士，我的太太，作詩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爲什麼你不在你們的大宅門裏，“以遊以遨？”“那……是誰，他是……保。那……是誰？她是……桃。”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我的好詩呀！！你爲什麼被人侮辱到這一步？“他也是牛兒主人，她也是羊兒乳保。”我想還可以添一句：“他也是詩人吃草。”“大橋上，福保牽着牛兒走到，春桃趕着羊兒剛剛來了。”呸，呸，非焚香不可！“牛兒頭是八鬍，羊兒腿是三十二條！”剛好！剛好！詩壇裏又來了莽漢一條，先不說句法笨到那一步，八隻羊春桃趕着，詩人一下子就會看出牠的腿是三十二條嗎？（這是已經看高了那詩，才這樣說的。）那至少這隻眼睛也可以與志摩的耳朵媲美！恰好兩個都是“八個，”那紳士先生們倒還可以隨便在宅門裏瞎想，‘他們手

挽手的行着，正是天生的一雙兩好！”這位詩人，正是與‘歸來’的小說家一雙兩好！（廣告一下：聽說‘歸來’已經出專集了，書名也是“歸來。”）並不是湊字數多賣稿費，不用往下抄了罷！你要是不怕污了你們的眼睛，您很可以去找一份看着，千萬不要買，上了當，我可不管。不過他也許要如“志摩的詩”一樣美麗地？——他自以爲——裝訂起來，要是將來放多了的時候。

‘現代’文藝的作者，老是不爭氣！“至少在中國的新文壇裏添了幾篇有價值的創作……”可是我們怎麼能叫臭架子的紳士給我們一點什麼東西呢？那不是對牛彈琴嗎？

敝人是主張肆口漫罵的，（現在已經麻木的人不罵他就不看不聽）。如果罵得有理，有理沒有理，有眼睛的人都明白，並不是什麼“所有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這些妓女式的“你怎麼昨晚不來呀？我想死你哪！……”一類話所能遮蓋得過去的。

一九二五，一二，一四。於北京公寓。

文藝初步

——也可以說是教科書——

中國自文藝復興以來，——文藝復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不大明白；反正老虎都可以高唱復興，我們小民百姓，也何妨寫出另一種紳士們所謂的文藝復興來騙騙人。——出了三位才子。（佳人有多少，現無統計，）依我看詩從每句末字起始的習慣來列次序：徐志摩是第一，郁達夫次之，郭沫若又次之。因為郭沫若頂多不過會記一點他自己的流浪生活；郁達夫則進一步會以女人，酒以自遣；如果名士與才子有別，郁達夫的名士味儿當然

更濃厚一點；徐志摩更高明哪，他不要有什麼衝動，可以賣弄好些東西出來，當然他無法過流浪生活，也無須過流浪生活，這是比郭郁二公佔優勢處，並且他還從西洋那邊學了一點騎士風回來，再加上本地土產賈寶玉式的夢幻想。于是他的東西多獻於太太，小姐之前。

漸漸非“家喻戶曉”的處女作，汗牛充棟起來，自然，這些作者，都是未可輕視的將來才子。但是我又同時感到一部文藝初步的教科書不能不作，雖然，小子何能，敢有此妄想，但是又何妨找一點東西來分析分析預備主稿者之引證。

(1) 內容

中國人實是一個特別民族，他祇會過平凡的生活，他祇會過一成不改的生活，雖然事實有好些叫他不要平凡，叫他不要一成不改，但是他的習慣性太強了，他終於人那麼作，他也那麼作，古人那麼作，他也那麼作。“上衙門”三字的意義，現在已經確定為“照例文章”了，同時一些官僚們也帶玩

笑似地：“唉，唉，還不是照例畫到！”但是他們必須‘上衙門。’三座門為什麼要關，恐怕很費解釋，但是也許要關到一萬年！

在文藝上的現象，也是一樣。你看最近一期的‘現代，’那篇‘瀟湘暮雨’內容究竟是什麼東西？

學生吳一萍愛上了遼道女子中學的敏蘭，他爲她犧牲了一些功課，他最後的冒險又跑到長沙去，但是敏蘭女士騙了他。

平凡極了，愛的不會愛，騙的不會騙，這一對才子佳人就沒有做出一點好戲來，中國人好些不會講戀愛，但是他必定你仿我，我摹你地寫那一類關於戀愛的東西。

自然，大學生，教授們除了這個，也不會再幹旁的玩意兒，他覺得中國的現代已經是大可以給他們講戀愛的時候了。戀愛在文學上也不是沒有價值，也不是不可寫，不過要是你在牠本身找真價值，那可就碰鬼了。

（2）表現力

用平常的字句，平常的章法，照例上衙門似的，不會給人一點印象。在“瀟湘暮雨”裏的字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出來，不過在這一點對“現代”的處女作，未免太是苛求了！起始就來一封信不但乾燥，而且太概念。

既沒有內容，想像力又太薄弱，當然表現力還談不上。經濟不經濟一層更應該打在計開之外。

（3）掉書袋

在文藝裏面掉書袋是一件最壞的事，既不是談學理，誰要你去引證？你說你當時情緒，就和某一句詩詞一樣，那也不對。情緒雖然有類似，但是絕不能完全相同，文學就由這裏產生出來。要不然我們何不就寫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個字就完事，要文學來幹嗎？好的文學家他分析情感比一般人更精密，更確實，所以一般的字句，他都不用，何況掉書袋。

“瀟湘暮雨”裏的主人翁，時而意興索然地讀“涼風悄送隔窗風，坐對燈光似夢中。一種鄉愁……

……”時而又“屈原的詩，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時而又“疎雨滴梧桐。”——寫景寫人，都要自己去感得，或真切地想像到，這樣才用自己的話把他表現或再現出來。你要描寫一個秋，你就把所有的詩詞等等關於秋的話句搬來，也不中用。時而又“枕前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時而又“秋水共長天一色”……

此才子讀書不少：不但念了一些詞，不但念了一些詩，而且還念了“滕王閣序。”書多了也壞事，講愛情，一定會失敗的，因為他的情感都為書所羈絆了，怎麼能騙一個女人？我真有先見之明，吳一萍先生真失敗了！要是我是一個女人，我也不愛掉書袋的，本講義暫止於此。

第 二 課

——三個步驟——

在中國的許多天才家看來，作文學家是極容易不過的事，因此他們一個個都風起雲湧地往文家集——文壇也可以，要是你願意——上跑。

好，那我就自甘倒楣罷，來寫這類教科書的東西。

第二課講寫文學的東西的三個步驟。

忽然在床上一翻身就做了文學家，那是狗屁不值的。文學家同時是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在寫一篇東西之前，至少要有夠時間的醞釀。這

醞釀的意義就大哪，簡單說，就好比婦人們的受精，懷六甲，生產罷！

咱們天才家養的孩子，好些都像是未曾受精似的。

文學家應該有一個中心思想，這是他的眼鏡，他戴着牠去看這樣，那樣。眼鏡的色彩，深淺，各人或他自己因時間環境容或有小差異，但是說不戴眼鏡，那是騙人。他心目中應該有一個要這樣生活，不要那樣生活。所以

第一步：文學家應該和思想實行性交。

咱們的天才家似乎又並沒有多大天才來超過‘造型，飾事’這條路徑，思想既沒有，又不把社會上的人的事，拿來分析分析，祇是輕描淡寫的，賣弄一點小聰明，寫些薄弱無力類似的東西！社會上的人，的事，彷彿看去是很自然的，應該的，所貴乎有文學家者，是恃其敏銳的眼光——藉助於他的眼鏡——爲我們把不自然，不應該的地方指示出來。哲學一類的東西；使我們頭痛，所以尊貴的文

學家，造幾個型飾幾件事，作一個證明給我們看。雖然，物理的書本也很重要，實在我們不是更喜歡看物理實驗嗎？這是文學家永久也不能磨滅的所在。

第二步：文學家應該把他的思想拿來瑣碎地事實化，勿得概念云云。

造的嗎，飾的事，要怎樣才真切動人，這是天才家應該在任何地方對任何人留心的。既成文學家，自然是不愁“怎麼寫”是愁“寫什麼”，不過咱們天才不同，他兩樣全愁，但是他的孩子一下子就流產了！

怎麼寫，較寫什麼還算容易一點：大概不出乎“多變化而統一”六個字。故

第三步是文學家自己用他的藝術手腕把事實來藝術化，（要怎樣藝術化，此地暫守祕密。）庶免橫生小產之弊。

借來五十五期的‘現代’，於如廁時讀了焦菊隱君的‘古瓶’，雖然沒法讀下去，但是總算勉強看完；雖然什麼也沒有，但是牠的力量總還叫我寫了這

篇第二課。至於爲什麼不在‘古瓶’裏爲大家找出引證，那是爲省事。如果有必須時，我還可以……那也許第二課要長到十萬字去了。

一九二五，一二，二十七。

文學家們和其他的兼忒儿滿

“現代評論的文藝作品乾脆就沒有批評的價值！”——文藝初步之到第二課就停了筆，並不因為朋友們這樣激烈的勸告。並且我還覺得他們這一句話說在酒酣耳熱之時，也未免太認真，太把事當一回事，而且在什麼事都還是一個常識問題的中國，對於兼忒儿滿們也實在希望太多。他們所取的不過是一個“玩一玩”的態度，我們又何不如看猴戲似的玩他一玩。雖然有時候遇着有些文藝上的常識他們的大文學家們還不懂得致使你讀他的東西讀不下去，那你就應該自罵倒楣要在糞土裏去淘金，要在水平線上去尋蚌珠。

友人光君憤而寫了一篇“罵曹”；發表在京副上；並且口頭上還常問我文藝初步爲什麼老不作，又因爲在現代評論的增刊上還看見一些類似一般人所說的新舊偶像的名字，而我這枝僅够對於兼忒儿滿們文學家們常識初步上一點幫助的筆又活躍起來。

兼忒儿滿們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差異，他們的思想也沒有什麼大不同，“時代精神”四個字他們也不大十分明瞭，不過我們在他們的作品裏看一看他們生活的過程，量一量他們的生活圈究有多大，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並且幾位浮在社會面上——水平線上——的紳士小姐太太們在他們的桃紅色的屋子裏邊厭倦了他們內心一點燃燒也沒有的生活，瞎想幾個因襲的人物，弄一點東西來，表現一點他們可憐的無聊，也未始不足以代表他們那一階級的色彩，雖然這裏是一個大問題：他們那一階級的作品過多，中國人實沒法過人的生活。

現在就順着增刊的次序，先來點一回卯。那次序在編者看來，大概是以偶像的大小來分前後的，你看，第一就是胡適譯的了了詩。其次就是出了一部“獻給爸爸”的詩集的徐志摩。其次是作“酒後”而又經西林弄成獨幕劇的叔華女士，聽說是女士，又因為她常寫婆婆媽媽的故事，所以認她是女士。這女士的偶像並不很大，但，她的名字却列在楊振聲之前了，這也許正是因為她是女士的緣故。末了是西林的“壓迫”，放在末了，大有壓軸戲之意。

譯的東西，我先不管，有時看去不大通順，大概原文也不大通順罷？這個只好讓旁的閒暇多的朋友，替他們校正校正，反正現代有好些從外國盜來的東西，都得加以校正的，常常他們也深怪手民先生和他們搗亂。

（1）關於胡適之。

這個并不足怪，胡適之一下子又看重了應該扔毛抗的古董，並且這在他也不是一種轉變，從先開新文學不過是應應場面而已，譬如現在要想作

新官僚的人，先得過報章的主義生活，又得過會場裏的說話生活，然後才回讓本性上的官僚生活一樣。又譬如一個學音樂的人在幾個人的談話裏，雖然他也說一些旁的事，但是他很自然地慢慢地總要引導上音樂這一條路上來。不過兼忒儿滿胡適之先生，現在試了一試這個，試了一試那個之後，要應若干人的需要說不教書而著書立說了，（老實說這種需要也祇是自覺的，社會上沒有那部書那篇文章也顯不出什麼缺陷。）又說因痔瘡病在上海了，又宣言在北大日刊上要到什麼什麼洋地方去講書，洋地方不比中國，洋學生不比中國學生，洋需要不比中國需要，自然聰明的胡適之先生就捨中國需要而取洋需要了。近來呢？我們祇能拜讀他的幾首兒女情長的丁丁詩了，如果朋友們所談的‘頹廢’不假，如果文學作品——選譯的東西自然也是那時期的嗜好——真是著者的自序傳，那我們真爲兼忒儿滿胡適之惜，因爲他大概什麼他已經玩了一玩，試了一試而仍歸到幻想的兒女情長

的賈寶玉式的愛去了！

（2）徐志摩和陳西滢。

他們是一個人或是兩個人我還是不大清楚，比如談佛郎士罷，徐志摩寫點東西，陳西滢也寫點東西，並且東西都不相上下，可以推知他們看的書都差不多，並且徐志摩談到佛祿特爾，就說西滢得了他的一脈真傳。談到佛郎士又說西滢至少可以學他，似乎還比自己知道自己還清楚，而且西滢也像了一個很奇怪的玩意兒，時而像這個，時而又可以成那個。如果是兩個人呢？那現在寫閒話的陳西滢，我們儘可以不理他，因為他不是“採用一個不爭競的欄題——閒話，耐心的訓練他的字句，”等到他“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從鐵槓磨成的綉針，”玩點什麼玩意兒時，讓我們的玄子玄孫去讚賞罷！至於徐志摩，人說他是話匣子，其實我還愛這個話匣子，因為他實在很可以說集了“玩一玩”的大成，當然我們也得可憐他“學過銀行的。”增刊上只有他的一首譯詩，一篇譯的小說，他自己也沒有玩出

什麼配稱文學作品的東西，除了那本空空如也漂在水平線上“獻給爸爸”的詩。那詩集我又沒有，只好以後再來詳談罷！

（3）叔華女士的“有福氣的人。”

短篇小說是一把鋒利的匕首，他對於現代爲生活忙而腦筋又麻痺了的羣衆確是一劑興奮或安慰——如果文學是爲安慰——的良藥，他的特長，就是經濟，經濟。經濟二字確是容易的事，第一要有豐富的經驗，第二要有銳利的眼光，第三要有敏捷的手腕。沒有豐富的經驗，寫出來的東西沒有內容；沒有銳利的眼光，找不出筋節，找不出病之所在；沒有敏捷的手腕，就抓不著讀者。三者不明，就很容易陷到用長篇小說的方法寫短篇小說，他的成功是等於零的。印象最深，效力最大的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其實長篇又何獨不然——中心思想確定了，就先找最適當的事實，這事實應在什麼地方切開，應在什麼地方中斷，這事實祇需要幾個人，這幾個人的個性有什麼地方不一樣，要需要幾

個不同的或相反的個性才能把我這點意思最有效力的襯出來。都確定了，才想怎樣去舒展他，最有本事的作家祇在起頭三兩句話就把讀者拉入和著者一樣的境界去。不過這還須要旁的幫助的。但是至少在一篇短小說裏非必要時同樣的意思不能重見，同樣的話句不能重見，同樣的字不能重見，（得趕快聲明：我的“同樣”的意義，除了字的形體外，還有含義，効用等等。）某種意思，某句話，某某字總要把放在最有價值的地方。

“有福氣的人”使我們讀的時候很多地方遇見麻煩，很多地方替著者着急，結果只是亂七八糟，這是因為著者不大十分懂得“經濟”兩個字的緣故。

桃紅色屋子裏住著的人，除了寫一點在屋子裏幻想和愛人玩戲法兒的生活而外，要把筆頭轉動一下寫一寫屋外的事，人不跑出屋子外來，再怎樣也不能十分真切感人。

（4）復古運動的“玉君”作者。

“中國文學界，還說不上那麼深奧，要怎樣建築批評文壇。什麼人生爲藝術，這些也說不上。首先得攻擊的感情既不奔放，思想既不超越，又不能同時代運轉一同進行，而開倒車，祇玩點字戲法兒來騙人的東西。——不管牠再怎樣找名人指點，改過若干次。或拿死板板的幾個夢來分析什麼鬼。

‘玉君’不過是玩一點小小的字戲法兒，盜一點舊骸骨裏面的油髓，祇在字面上，戲法上作功夫，沒有思想幫助他僅示人以纖弱。”

這是去年看過玉君後的一點小意見，後來他用什麼牧童牧女寫的什麼詩？歌？（這裏不敢確定是詩是歌，是因爲現代記者自己也莫明其妙，譬如‘白河之畔的戀歌’明明題目是歌，牠却用了一個大題目‘詩’那詩也實在不成東西！）近來五十七期上又來了一首所謂村歌，寫的牧童牧女却添了一對。內容神秘得很！‘我勸你將就些兒罷！’這就是最重要的意義了！百年之後，設有陶孟和其人者，而其人爲批評家，供其偉大之著作於社會，我想

在他的書上我們一定可以看出他認為百年前的中國，還在游牧時代。因為在當時“最有價值”的現代評論上發現了兩個作家寫了三篇牧童牧女的思想，的活動，的韻貼工穩的愛。我近來忽然覺得在每句的末尾去安上一個韻的很討厭，禾，餓；下，罷，話；陽，黃，裳，強；這樣就是說起來，聽着也不舒服，不過這種辦法，古已有之，我們何敢擅改？咽！

“瑞麥”不是一篇小說，是一個不大會說故事的人說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意思，從盤古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變遷。在中國先人大概說的是一個雞子的轉變而致富，而雞子打破；在外國又似由一個小女孩肩着一桶牛奶，而買雞子，而致富，而牛奶打倒。在楊作家說的是“瑞麥。”

“時代精神”的含義，不知道在中國有實現的一天沒有？

“他為什麼忽然瘋了？”這一篇却進步得多，雖然仍然是兩朋友起初感情很好，後來分離了，了不

得的兒女情長，但是主角變成了同性，兩個女的，兩個女學生，兩個會作 *Romeo and Juliet* 的女學生。牠的妙處是在會用普通說故事不驚奇不立異的章法的結構來使你看了過後，猶如沒有看一樣，雖然題目表示出一個似乎是社會問題似的文學！

(5) 西林的‘壓迫’及其他。

西林先生真會俏皮話，因為中國人大半不會說俏皮話，所以覺得他的劇本來得有趣。殊不知西林先生的苦心，就沒有多少人知道。西林先生自然還是一個兼忒儿滿，兼忒儿滿不能就沒有什麼不滿，這不滿在普通一般人表現出來有時是憤激，有時是悲觀，有時是諷刺。不過兼忒儿滿的表現大概只是一些俏皮話，如陳西滢似的。因為憤激就難免粗野，悲觀之極也成了沉痛，至於諷刺他們又覺得非忠恕之道。所以為兼忒儿滿者，如像藥裏的甘草，成不大，壞不大，只在背地裏說說閒話，俏皮話。

西潒先生俏皮話的對象，來得寬泛一點，西林先生的中心只是男女間戲法儿問題。

男女間的戲法儿究竟要怎樣玩才有趣？這是西林先生時刻不忘的，——自然飽暖的兼忒儿滿們都注意這個問題——有時他想到來一個看護婦，有時他想到一個男戲子作女角的，有時他想一個女書記也有趣，在“酒後”裏又玩一玩自己的女人和旁人 Kiss 一下，看有點什麼意味的。他的男角，女角的個性都是雷同的，俏皮話却隨時有變更。他的劇的開展，單調得同短篇小說一樣。

他最用心的是在字句的俏皮上，但是因了本身男女的戲法儿玩得不大痛快，也想到旁的。如像那女客對男客道：“嗤！道謝，無產階級的人，受有產階級的壓迫，應當聯合起來抵抗他們。”多麼滑稽呵！這句話放在這麼一個位置。還好，他早有聲明：“不過是一種幻想。”

天！你為什麼不好好兒地爲西林先生降下一個如他所想的女人來；讓他好好兒地作他的教授

呵？

(6) 其他。

許君遠先生的“今昔，”承光君代勞 霍為德先生的“房先生的壯舉，”是一篇顛掉了角的社會新聞。劉大杰先生的餘痕是零碎的雜感錄，還是男男女女，“我是為情而生為愛而活的。”女人呀，神秘呀！他既說不是“向讀者介紹兩篇的藝術的高明，和描寫的深刻。”那我們也沒有得說。

總賬和萬年後的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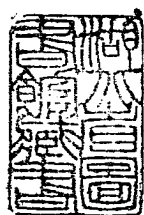
陰歷快過年了，我想到賬主快要上門來。我對於現代常識攸關的處女作，總似欠了一筆賬，所以不能不總結一下。至於萬年後的觀察那是摹仿計及百年身後的人的辦法。忽然我想到一萬年已後，那時，自然，人的愛古董，愛國故，還不能十分減少，於是我們現代的文學家們都成了可敬愛的古人，他們的著作也成了最有價值——雖然現在拿去換取燈還得論斤——的古書，自然還有許多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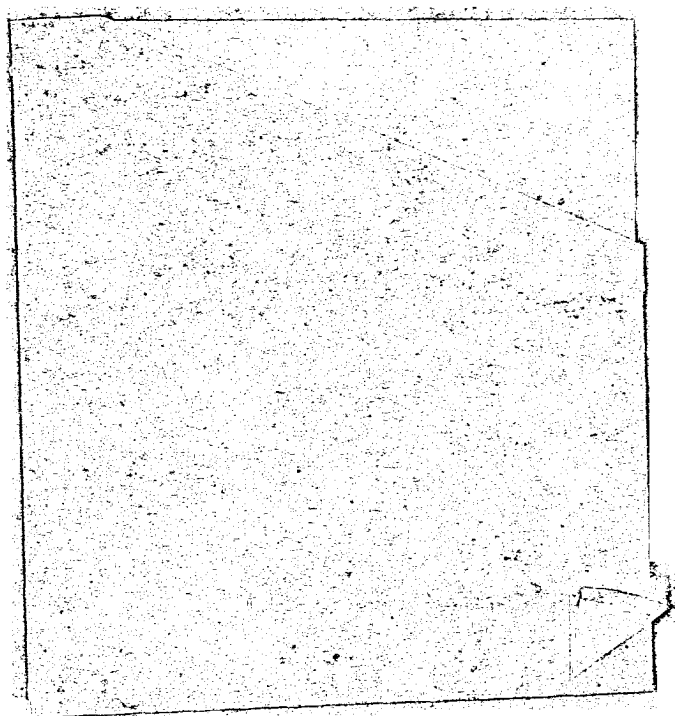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子願在這些古書裏面察一察萬年前——即我們現在的現在——的人的生活情形，你說他看我們怎麼樣？“還是游牧時代，”我已經說過了，接着恐怕還有‘天下太平，男女追逐’的八個字的總批評！管他的，這已經是萬年後的事了。——但是，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哪一階級呀？

- 月二十二號。

48823





一 九 三 〇 年 四 月 付 印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初 版

1 — 1 5 0 0 冊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